

半驯之马

HALF BROKE HORSES

[美] 珍妮特·沃尔斯——著

Jeannette Walls

何斐——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半驯之马

HALF BROKE HORSES

[美] 珍妮特·沃尔斯 著

Jeannette Walls

何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173

Jeannette Walls
Half Broke Horses

Copyright © 2009 by Jeannette Wall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驯之马/(美)珍妮特·沃尔斯著;何斐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743-7

I. ①半… II. ①珍…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305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邱小群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43-7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莉莉·凯西·史密斯, 亚利桑那州, 阿什福克小镇, 一九三四年

致 谢

我要把最深切的感激之情献给我的母亲，罗丝玛丽·史密斯·沃尔斯。在这几百个小时的访谈中，她极其慷慨地让我分享她的故事，她的回忆，以及她的经验，即使牵涉个人隐私，也从来不曾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对我想写的内容，亦从未加以限制或干涉。

我也要谢谢我的弟弟布莱恩、姐姐罗莉和妹妹莫琳，当然还有泰勒一家——我的夫家。我的感激同样要献给姨妈黛安·穆蒂，以及史密斯家的堂兄弟姐妹们，尤其是谢莉·史密斯·邓洛普，她为我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照片，让我得以窥见那些只曾耳闻过的人们、地方、家畜及旧日的时光。

同时我还要感谢詹妮弗·鲁道夫·沃尔什，早在成为我的经纪人之前，她就已经是我的好友了。在出版社方面，南·格拉曼以她精准的用字及想法为我的文章增色不少，我要感谢她；感谢凯特·比特曼的鼓励和她的辛苦工作；感谢苏珊·莫尔达的热情支持。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值得珍爱的礼物。

我要感谢乔·切西里、迪克·比科尔，特别是苏珊·霍曼，他们对马匹的了解与见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我永远无法确切道尽对我丈夫约翰·泰勒的谢意，他教了我太多的东西，包括写作过程中如何收放的问题。

本书献给

天下所有老师

并特别献予

罗丝玛丽·沃尔斯，

菲利斯·欧文斯，以及埃丝特·福克斯

并以此书纪念

珍妮特·毕文斯，以及莉莉·凯西·史密斯

造就北欧人的，是狂风。

——古老挪威谚语

目 录

致谢 / 1

第一部

盐溪 / 1

第二部

神奇的楼梯 / 37

第三部

承诺 / 69

第四部

红色丝绸衫 / 109

第五部

羊羔 / 141

第六部

老师女士 / 199

第七部

伊甸园 / 239

第八部

侦探 / 287

第九部

飞行员 / 315

尾声

小生命 / 353

作者后记 / 357

第一部

盐 溪



翁多谷的 KC 牧场

那些老牛在我们之前就知道麻烦来了。

八月的一个傍晚，天气闷热得如同雨季。早些时候，我们就看见瓜达洛普山附近有些积云，不过，是朝北方去的。那会儿，我就快干完手头的杂活，准备和弟弟伯斯特、妹妹海伦一起去牧场给牛挤奶。可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母牛们却表现得烦躁不安。它们没有像往常挤奶时那样在门口绕圈圈，而是僵硬地站在那儿，尾巴直直地翘着，头不停地抽搐。

伯斯特和海伦都转过头看着我，没有说话。我跪下去，把耳朵贴在硬邦邦的地上，隐隐听到低沉的隆隆声，声音轻微得仿佛不是听到，而是感觉到的。这时，我才意识到山洪马上就要到跟前了。它们先感觉到了。

就在我站起身时，母牛们突然向南边的栅栏线冲去，它们竟然跃过了带刺的铁丝网，我从来没见过它们跳得这么高，这么干脆。轰隆隆，母牛们吼叫着向地势更高的地方奔去。

我意识到我们也得赶紧逃命。我一把抓起伯斯特和海伦的手。脚下的地已经在动了。我看到水已经到了牧场的低洼处。来不及跑

到高地上，我们就向牧场中央跑去，那儿有一棵棉白杨树，枝节宽茂。

海伦突然跌倒了，伯斯特迅速抓起她另一只手，我们一边一个地架着她拼命跑。到了树下，我使劲把伯斯特推上最矮的那根树杈。接着，他把海伦拉了上去。当我挣扎着爬上树，抱住海伦时，约有六英尺高的水墙一路横扫着地上的岩石和树枝，冲到了我们眼前。洪水汹涌地撞击着棉白杨树，溅起的水浪把我们三个人都弄湿了。棉白杨树战栗着，倾斜着，我们甚至能听到枝干断裂的声音。低矮处的一些枝丫被洪水撕扯掉。我担心这棵树会被洪水连根拔起。幸运的是，它始终稳稳地站立着，我们也始终坚持着，抱成一团。酱色的洪水继续拍打着，裹挟着枝丫从我们脚下冲过，向远处的低地冲去。时不时能看到慌张游窜的田鼠和乱成一团的蛇从我们眼前翻卷着过去。

就这样，我们坐在棉白杨树上，看着脚下的洪水。大约一小时后，太阳开始移到阿巴拉契亚山上，把高层云变成深红色，向东投下长长的紫色的影子。洪水依然在我们脚下流淌。海伦说她的胳膊很累。她只有七岁，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九岁的伯斯特坐在一枝大的树杈上。我最大，十岁。我得照顾他们。我让伯斯特和海伦换一下位置，这样，她就可以坐起来，而不用紧紧抓着。过了一会，天慢慢黑了，不过，月亮出来了，而且很亮，我们还是能看清周围。我们三个不停地换位置，让胳膊不至于太累。

我和海伦的腿被树皮硌得不舒服。尿急了，我们就撒在身上。到了半夜，海伦的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我不行了。”海伦说。

“你行的。”我对她说。“你行，因为你必须这样。”我们一定能坚持住，我对他们俩说。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坚持住，因为我在心里已经看见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沿着上山的路回家，看见爸爸妈妈从屋里跑出来迎接我们。一定会的——不过这要取决于我们自己。

为了不让海伦和伯斯特打瞌睡，掉下树去，我逼他们背诵乘法表。背完以后，我又考他们历代总统是谁，各州的首府是哪里，接着，又考词的定义，词的押韵……所有我能想到的。一旦他们的声音弱下去，我就大声吼他们。就这样，我们睁着眼睛熬过黑夜。

黎明时，大地依然一片汪洋。几小时后，很多地方的洪水就会排干。可牧场因为是靠近河的盆地，所以，可能好几天洪水都不会退去。不过，洪水已经停下来了，开始通过排水口和泥滩向地下渗透。

“我们做到了。”我说。

我想，这会儿蹚水的话应该很安全。所以，我们就从树上下来了。因为整晚都死命抓着大树，关节僵硬得几乎无法挪步，泥沙还是不断跑进鞋子里。当太阳出来时，我们终于到达陆地，然后沿着上山的路回家。一切如我之前脑海中所看到的那样。

走廊上，爸爸来回地踱着大步，因为腿瘸，他的步子很不平稳。

一看见我们，他立刻高兴地叫起来，一瘸一拐地朝我们奔来。妈妈听到声音，也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并跪在地上，手紧握在胸前，向上帝祷告，感谢他把她的孩子从洪水中救出。

妈妈整夜都在祷告，说是上帝救了我们。“跪下来祈祷，感谢你们的守护天使。”她说。“还得感谢我。”

海伦和伯斯特跪下去，开始和妈妈一起祈祷，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我看到了那一幕，是我救了我们三个，不是妈妈，也不是某个守护天使。在那棵棉白杨树上，除了我们三个，没有其他人。爸爸走到我身边，搂着我的肩膀。

“没有守护天使，爸爸。”我说。我开始解释我是如何让我们三个及时逃到棉白杨树上，如何在我们胳膊累了的时候变换位置，又是如何出问题考伯斯特和海伦，让他们整宿保持清醒。

爸爸把我搂得紧紧的。“做得好，宝贝，”他说，“也许那个天使就是你。”

我们家在一个叫盐溪的地方，位于得克萨斯西部地形起伏且多沙的草原上。这条溪流进附近的佩科斯河。苍白的天空很高，低洼的灰色大地裸露着颜色各异的沙砾，一眼望去，满目凄凉。有时，一连好几天刮风，但有时安静得能让你听到上游相距两英里的丁格勒牧场的狗吠。马车经过的时候，扬起的尘土在空中停留很久才落回到地面。

极目远眺，目光所及之物——地平线、河流、栅栏线、溪谷、矮小的杉树——大多平直地铺展着，人、牛、马、蜥蜴和水流都是缓缓地移动，保存实力。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大地坚硬如岩石——洪水将一切变成泥浆的时候除外——动物瘦骨嶙峋，皮粗肉硬，植物稀疏多刺。然而，有时暴雨过后，常常会有一丛丛野花长出，蓬勃的生命力令人吃惊。爸爸说，这个地方叫“寂寞高地”，正如其名，不适合温柔脆弱的人待。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和我能在这里过得有滋有味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粗糙顽固的家伙。

我们的农庄只有一百六十英亩，这在得克萨斯州西部是不算多

的,这地方干旱得不得了,以至于养头牛都要用至少五英亩地。我们的地因为靠近河谷,所以比那些没水的地值好几倍的钱。也因此,我们养了不少运输用马,这些马都是爸爸驯的,此外还养了奶牛、几十只小鸡、几头猪和一些孔雀。

那些孔雀是爸爸赚钱计划的一部分,结果没有成功。他花了好大一笔钱从东部的一家农场买来这些进口品种。他坚信孔雀是高雅、气派、胜利的象征,认为那些从他手里买马的人也一定愿意多花五十美元买一只漂亮的鸟。他计划只卖公的,这样我们就是佩科斯附近惟一饲养孔雀的人家。

不幸的是,爸爸过高估计了得克萨斯州西部人们对观赏鸟类的需求。没过几年,农庄的孔雀就泛滥成灾了。它们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发出尖厉刺耳的叫声,啄我们的膝盖,在马儿身上留下疤痕,弄死小鸡,袭击猪群——当然,在它们停下来,舒展羽毛,炫耀自己的美丽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很优雅。

饲养孔雀只是我们的副业。爸爸的主要工作是喂养并训练那些运输用马。尽管发生过那样的事故,他还是很爱马。在他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跑着穿过马厩时,一匹马踢中他的头部,击穿了他的头骨。他昏迷了好多天,大家都以为他没救了。最后,他活过来了,但右侧身子却变得有些麻木了。走路时,右腿落在后面,手臂像小鸡的翅膀一样向上翘。还有,他年轻时,因为长时间在他父亲牧场的磨坊